

行走者

流年记

雅丹神韵

林基强

离开喀纳斯湖,沿232省道南下,沿途风光从森林、草原渐变为荒漠戈壁。这种急剧的地貌变化,正是新疆独有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一天之内经历四季变换,一小时内可以跨越森林、草原,甚至荒漠戈壁。车窗外,绿色的草原渐行渐疏,灰褐色的戈壁渐渐映入眼帘,成了苍茫大地的主宰。零星的骆驼刺在戈壁石的缝隙间顽强地将细瘦而硬挺的枝干伸向空中,展露出对生命无尽的渴望和倔强。

从车窗侧望,远处有一片无边无际波光粼粼的汪洋,这让我想起1982年7月那个周日午后。

当时,我是空军第八飞行学院理训大队(航空理论训练大队)的飞行学员。午后无事,我和舍友路荣海走出位于哈密市柳树泉的军校大门,迎接我们的不再有高高大大的白杨,也不再有花团锦簇的公园,而是无垠的空旷和荒凉。

茫茫戈壁除了灰褐色的石头还是石头,这些卵石状的石头大者如鹅蛋,小者像鸟蛋、有的甚至更小,偶尔可见一团绿色植物(当时并不知道这是骆驼刺),枝干带刺,叶子萎蔫,虽不青翠却也透着一种不屈和不甘的精神。

热辣辣的阳光经戈壁反射,使人尤觉燥热难耐。但令我们兴奋不已的是,面向太阳西望,在这缺水之地竟有一片闪着粼粼波光的湖泊。我们逐水而去,奇怪的是,跑了一个小时,与湖泊的距离丝毫没有减少,似乎我们向前一步,湖泊就后退一步,我们向前一里,湖泊就后退一里。这种若即若离的情况,让我们俩有些灰心。见蜿蜒的戈壁小路正有一辆毛驴车从远处慢悠悠而来,连忙上前问询。赶毛驴车的维吾尔族老汉听了我们的话,诧异地打量了我们半天,捋着花白的胡须,用半生不熟的汉语笑着说道:“哪里有那个湖泊?那个,是太阳照射的热气,反上来的。你们是内地人,刚来的?”

这个乌龙,多年以后一直是我们同学聚会津津乐道的谈资。那时多年轻呀!十八九岁的年纪,风华正茂,恰同学少年!

“雅丹五彩滩到了!”司机小徐的话将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站在观景台远眺,阿尔泰山融雪成水,汇入额尔齐斯河一路西下,将苍茫的大地一分为二。

我们所在的北岸是一片雅丹地貌,高低错落,色彩斑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彩滩;而河的南岸则是一片深浅不一、青青翠翠的绿洲。两相对比,物象不同,色彩迥异,形成了“一河两岸两重天”的奇妙景观。据小徐介绍,额尔齐斯河是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它从阿尔泰山发源,一路弯弯转转,向西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最终注入北冰洋。

五彩滩的“五彩”果然名不虚传,红、黄、紫、褐、白,五种颜色的岩层交织胶

结、层层叠叠,在阳光的照射下流光溢彩。我们一行沿栈道走进这绚烂的魔幻世界,深深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震撼:两侧的岩丘形态各异,有的像城堡,有的像宫殿,有的如蹲踞的雄狮,有的似下山的猛虎,还有的若玉立的少女……这些天成的雕塑都是风的杰作——千万年来,戈壁的风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一刻不停地雕琢着这片岩石,将它们塑造成今天的模样。我伸手触摸岩壁,手指划过一层层纹路,仿若翻开了地球亘古万代的年鉴。每一层纹路,都记录着地质年代的剧烈更迭;每一道沟壑,都演绎着大自然物竞天择的深刻笔触。

日落时分是五彩滩的高光时刻。我们提前占据有利的拍摄机位,满怀期待地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晚上七时许,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斜照在雅丹地貌上,色彩变得更加浓烈,红如血,黄似金,紫若黛……那些岩丘瞬间被点燃,整个北岸变成了一片哗哗剥剥燃烧着斑斓火焰的海洋。而此时的额尔齐斯河犹如一条金色的丝带,河面上像撒了一层碎金,波光粼粼地婉转着流向渺远的天际。

太阳接近地平线时,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橙红色,由近及远,紫红、深红、红、粉红、浅红……像一幅巨大的油画铺向远方。眼前的地貌在夕阳的映照下,轮廓更加立体,明暗更加强烈,形象更加灵动,像有无数精灵在跳舞。老张激动得身体微颤,但他仍屏住呼吸,快门“啪啪啪”地响个不停。我索性放下相机伫立,任凭这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沐浴身心——我知道,再好的相机,也拍不出此刻的心境。

当地哈萨克族流传着一个凄美的传说:很久以前,一位美丽的哈萨克姑娘爱上了一位汉族小伙。因两个家族有宿怨,他们的爱情遭到双方家族的强烈反对。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姑娘和小伙私奔到此,在前无通途、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双双跳河殉情。身着五彩嫁衣的姑娘便化作了北岸的彩石滩,而小伙魁梧的身躯则化作了南岸苍翠的胡杨。他们死后依然隔河而望,长相厮守。这个凄美而哀婉的故事,与“一河两岸两重天”的地貌特征莫名契合——也许,最动人的故事,往往来自最深沉的悲伤。

太阳落下地平线,天边的颜色从橙红变为紫红,继而黛红,再而深蓝,五彩滩的轮廓在暮色中变得苍茫,像一幅水墨画。风停了,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额尔齐斯河的水仍在哗啦啦地流淌,像是在诉说那个流传千年的故事。

晚上,我们住进了布尔津县城。夜幕下的布尔津整洁而热闹。漫步街头,晚风拂面,霓虹闪烁,酒香夹杂着烤肉的香气萦绕四周,好一派都市繁华!今夕何夕,沧海桑田,我想王之涣如若来此,也会把“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幽怨,改写成“羌笛但须唱杨柳,春风已度玉门关”的欢吟吧!

一副哑铃

于心亮

我要弄一副哑铃,闲着就拿起来练练,一想到胳膊上能鼓起硬邦邦的疙瘩肉,鼻子就美得冒泡儿!唐波跟我的想法一样,他也想弄副哑铃。我点点头,跟他说英雄所见略同啊!

村里供销社啥都有卖,唯独不卖哑铃,我问张草生:“为什么不卖哑铃?”张草生说:“卖哑铃,谁买啊?”我说:“我们买啊,要是不买,过来打听啥?”张草生说:“我看你们是吃饱撑的,到地里去干几天庄稼活儿,啥肉鼓不起来?还用买哑铃?”

我们叹息着张草生没有经商的脑子,就他这死脑筋,一辈子发不了财!

第二天唐波跑来找我,说:“窑上村有个翻砂厂,咱们去看看?”

我说:“看看就看看。”

我们乐颠颠跑到窑上村的翻砂厂,翻砂厂里炉火烧得通红,一铲铲焦炭和废铜烂铁投进熔炉里,没多大工夫就瞧见赤红的铁水从炉底下流了出来,很快就在盒槽里凝结成一方方生铁块。翻砂工人长得比焦炭还要黑,我俩跟他套近乎,想让他帮我们铸一副哑铃。

但工人说:“哪那么容易,何况我是给别人干活,说了也不算!”

后来,唐波想出一个制作哑铃的方法,就是找根短木棍,两头绑上两块半截砖头,简易的哑铃就做成了。我一试,嘿,感觉还真不错。于是就“呼哧、呼哧”练了起来,练完了屈起胳膊相互摁摁肌肉块,果然感觉硬实了很多。我和唐波都相互叮嘱要保密,不能外泄,免得被别人学了去。

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感觉不过瘾,就在木棍两头绑上整块砖,一块砖五斤左右,两头绑四块砖就是二十斤,我们咬着牙、比赛着,虽然胳膊又酸又疼,但我们练得很开心,在学校里和同学们比赛掰手腕,一般人都比不过我俩,我和唐波感觉都要横着走了!

后来,唐波不知打哪儿弄来四个铁球,我问从哪儿搞的?唐波说:“乱打听啥?”

我和唐波捧着铁球跑到村修配组,让搞电焊的程老二帮着做一副哑铃,但程老二说:“哪那么容易,我是给村修配组干活,不能随便干私活!”唐波说:“程老二,你家里的斧头和砍柴镰刀是从哪儿弄的?”程老二看看四周,咬着牙说:“滚你娘的,晚上来取!”

回头我问唐波:“你咋知道程老二的斧头和砍柴镰刀?”

唐波狡黠地说:“我哪知道,我是瞎蒙的。”

但不管咋说,我们终于拥有一副算是比较正儿八经的哑铃了,抓在手里那感觉就是比砖头做的哑铃练得来劲!可是好景不长,校长说学校里上体育课的铅球丢了,问被谁拿去了,赶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想到我们练哑铃的那四个铁球,头一下就冒了汗!但唐波坚称他没有偷学校的那四个铁球,问我信不信任他?

我说:“信!我怎么会不信?”

后来,学校很快就找到唐波头上了。我跟唐波说我没有跟校长说,你信不信任我?

唐波说:“信!我怎么会不信?”

我们很快就知道是村修配组的程老二举报的唐波。唐波要去砸程老二的玻璃。我劝唐波大人不记小人过,算了吧。唐波咬牙切齿说:“不行,这盆脏水我不能白受了!”在学校的追问下,唐波最终坦白,那四个铁球是用偷他爸编的两个柳条筐跟收破烂的人交换的。

唐波没挨他爸的打。但那副哑铃被唐波他妈扔给收破烂的了。我和唐波去追收破烂的人,收破烂的人龇着黄牙说:“你们的哑铃?你们叫它,它答应么?”我们认真讲道理,还是不行。唐波说:“我们买,总行了吧?”收破烂的漫天要价,于是我们抢下哑铃就跑。

收破烂的来追我们,一边追一边骂。我和唐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哑铃扔河里去了,气得收破烂的跳着高儿骂我们,说要去学校告校长。爱告告去呗,我们才不怕呢!

气喘吁吁跑回学校,建国、张谷他们立刻就跟我俩换了衣裳,然后你扬一把沙、我扔一捧土疯闹在一起。待学校组织全体学生站成一排,让收破烂的来辨认,看看这个像,看看那个也像,可到底是谁,高低分不清,最终气得一跺脚:“小兔崽子,你们给我等着!”

到了晚上,我和唐波下河去捞哑铃,结果捞了半天也没捞着,也不知是被收破烂的捞去了,还是我们记错了地方……后来我们观察到建国和张谷胳膊上的肌肉也慢慢鼓起来了,力气也一天比一天大,我们就怀疑河里的哑铃是被他俩摸去了,问他们,还不承认。

我和唐波只能气得一跺脚:“小兔崽子,你们给我等着!”